

## 8 潮头 Tide

## 乡村啊乡村

■（安徽）司舜

乡村啊乡村，隆起的部分，凹陷的部分，
  
我爱不过来，也爱不够。

——题记

庄稼在比着露出头来，比着露出透不过气的爱。

鸟雀的想法是偷吃几颗稻子，它异常敏捷。

稻草人显得比它安静。鸟雀一遍又一遍把黄昏踱新，训练它矫健的步伐和轻快的翅膀。

稻草人其实也有想法，它的黄发在飘动，并且有着香喷喷的气息。它很会享受这样蔚蓝的天空和翠绿的田野，它注视着身边迅速发育的稻谷，心就会一软，阳光就从它身上流下来。因而它懂得了鸟雀孩童一般的调皮，因此它认可似的不说话，保持默认。

其实，真正知道丰收方向的，除了鸟雀，就是稻草人了。

一边眺望，一边低头。

稻草人站在稻子中央，它的身影高过起伏的稻浪。

土坯房早已废弃，我在怀恋它身边的安宁和过往的故事。

是它给我的童年带来翅膀。

如今在风中，它最为苍老，风带着更大的风从它身上碾过，我明白：它不是迟钝，不是拒绝，而是接纳。

它活着，忘记了年龄。每天夜晚，它就搬着星星进屋，每天清晨，它会把鸟雀的声音挂在斑驳的屋梁。我知道，它不喊出天空，它是缓慢的日常。

它让自己停下，它已经不在意旁边和远处。

它是一位老婆婆的苍桑，是不着一字的风流。

这里叫乱坟岗，埋葬的都是伤心的往事，隆起的部分是多么的不得已或者是不情愿，这让我的童年充满惊悚和恐惧。

每次经过这里，我常常想：有没有蝴蝶要飞出来？我希望它飞出来。

野花还没有开败，我总是咬着下唇，咬着心里隐隐的痛，我的灵魂还被我带着，剩下的是无尽的喟叹和悲伤。

我能够送给他们些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有，我希望他们安息，让这腐烂的腐烂，留下骨头，回归土地。

泥土跟它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死去，是一种直接又深刻的对于泥土的表达，而无所不在的时光，用的是虚掩的方式，慢慢忘却的方式。

酷爱这油彩的、悬浮着的黄昏。酷爱这比命还硬的桑树。树根底部，一片土，一定是潮湿的。

根伸到很远，像缓慢的脚步。一段如此复杂的根须，看上去又那么单纯。

它在看不见的地方，越走越远。

它一定是有一种需要不断强调、并表达清楚的东西。

越来越翠绿的树叶，越来越粗壮的树干就是。

对桑树根的热爱，最后都要停留在对一根枝条的理解中。

因为每一根枝条，它的理想是那么让人明白，又让人永远都看不透。

乡村啊乡村，无论隆起的部分，凹陷的部分，我爱不过来，也爱不够。



1

打开互联网
终于打开了雪
翻出旧照片
终于翻出了雪

几十年前，像红薯一样普通的雪
咋就这么难见呢
从长沙蓝到长沙雪
所有的脖子都成了长颈鹿
雪，终于下了
一个很奇怪的心病，治愈了

2
下午的长沙
吊起了空前的胃口

雪籽转化成雪花
有一个过程，不疾不徐
看上去像一个阴谋
雪花会不会戛然而止
将大合唱变换为轻盈的独唱

雪籽飘落，几乎不留痕迹
湿漉漉的大街小巷
像一个星期之前的模样
远方的雪，不断被转播
有些雪人，已经被塑造
长沙城，还在不停地跑龙套

3
天呐！迷离之中，有了一些斜线

校园新苑◎新生代征文作品

生活中一些入怀入梦的事物，并非一定如贵妇人身上的钿合金钗那样珍贵炫目，顾盼生姿，相反，往往是一些说来寒酸的米盐醋琐屑，时间隔得愈久远，愈有此物最相思之感。

麻花、油条、蛋炒饭、豆浆，人称早点中的“四大金刚”，不但因其可口耐饥，也因售价平民化，购买方便，但近年来却不大容易得到，报刊媒体也为“四大金刚”的零落而感叹。眼下，这些食品，街面市场上少有，高级饭店里倒是有供应，品级已经上升到豪华型，和目前什么都追求“豪华”的风气相合拍，对于我等“升斗小民”，只能是望梅止渴，于是又悠然而起思故之幽情。

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卷一云：“东坡云：谪居黄州5年，今日北行，予由浙东观察副使奉命引见，渡黄河至王家营，见草棚下挂油炸鬼数枚，制以盐水合面，扭作两股如粗绳，长五六寸，于热油中炸成黄色，味颇佳，俗名油炸鬼。予即马上取一枚啖之，路人及

1984年秋天，一个外乡人来到蟠龙村。他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重复同样的询问，满以为可能会给他的期待一样：“李玉民家在哪里？”

他随身挎了一个军用帆布包，破旧、空瘪，与他整个人极为般配——时隔三十年后，当我偶然想起这个意外地进入我少年视野里的外乡人，我坚持地想他带了一个挎包：一个异乡人远天远地徒步寻到蟠龙村这块山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，我不忍心让他在我的回忆中一无所有。

实际上，他带来了那个年代村民语言库里几乎找不到的奢侈之物：友情。

我不知道他是在问了多少个人之后，终于到达他此行的目的地，也就是我所居住的小林盘。我的家和李玉民家同在一个生产队。

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正在与生产队里的几个叔叔大婶交谈。从他激动而显得零碎啰嗦的谈话中，我听明白了：他和李玉民是老朋友。这里，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“老”字，是因为他们多年前就相互认识并意气相投，再就是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通音讯了。

我看出来，那几个与他攀谈的叔叔大婶都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他，明显地闪烁其词，像是始终不想给予他急切地等待着的答案。

我表现出一个懵懂少年的愤怒，很有些瞧不起叔叔大婶们的支支吾吾。我径直走到

1

野地瓜是一种野果，是大山给山民们无私的馈赠。

在山间浩繁的藤本植物中，野地瓜可谓另类，它不像无娘藤那样靠寄生苟活，也不像喇叭花那样凭缠绕灌木来抬高自己的身份，更不像五叶参那样娇柔得只在树林下、小溪边等荫蔽处藏身。

野地瓜全株带白浆，断开便会瞬间冒出来，像母亲的乳汁，不过那味儿可不那么香甜。小时我割草，打猪草曾蘸指尝过，苦苦的涩涩的直麻得焦眉愁眼舌头一伸一伸的。野地瓜的根也叫藤，匍地而生粘泥附隙弯曲自如，形似巨型蜈蚣左踞右突，堪称爬坡上坎的好手，像个野性的山娃子，幽涧轻身一荡峭壁信手一搭，逮住一丝一缝便稳步上移下滑潇洒自如。

山间疯长的地瓜藤最长可达10米，因柔而有韧性常被山民们用来做藤编，村上的几个藤编好手在秋冬季里漫坡疯编。不用担心采收困难，平阳之地只需断其浅须即可到手；若遇陡坡、石板上爬的那就更好办了，拉着头部站于下方再使劲一扯，但闻一连串“噼啪噼啪”的炸响之后便须断叶翻了。带回家后的藤将根须和分枝剪掉摊开凉着即可，待暮后再根据粗细长短便可编织成工艺品或生活用具了。

在神奇的自然界中，野地瓜的叶以经冬

1

馨香一瓣

有了一些针织

这是鹅毛大雪
一片一片，从一个方向飞来
不怕冻的小孩，在大院内蹦跳
这些可爱的小鸡仔们
开始觅食

我注意到那个小亭子的顶层
开始反光
一道雪亮的眼神
站在了高处

低矮的树丛也有了反应
挥霍大把大把的阳光之后
一点一点积蓄
冰凉的感觉

4
黑黝黝的窗外
好像住着一大群亲人
每隔半个小时
我要推开纱窗，探望
生怕这些久违的亲人
一夜之间，走失
楼房之间的花园
积雪慢慢地加厚

## 市井风味与乡心

■ 河南省新县高中高二(7)班 杨桐桐

同行者无不匿笑，意以为如此鞍马仪从而乃自取啖此物耶？殊不知予离京城浙省，今17年矣，一见河北风味，不觉狂喜，不能自持。”刘氏是汉军旗人，这段文字写得自在有情趣，可作小品读，其中有人物性格和心理。油炸鬼即油条，并不限于河北才有，他既然宦游浙东，应该随处可以见到，何至一见狂喜？也因离开京城17年，不觉月是故乡明罢了。

现在城市，包括我的家乡河南省新县小县城街坊市面上偶而见到麻花、油条，出售的都是摊头，只是供应上午二三个小时，在我的老家乡下集镇是正式的店铺，麻花、油条、糖糕在一起合售，因为三者原来是“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”，犹如《三国演义》故事里的“刘、关、张”。炸油条的时候，大多是

1

## 带路人

■（四川）詹义君

外乡人面前，说：“我知道李玉民在哪里，我带您去！”

我带着这个满怀期待的老人来到一片小山坡，确切地说是站在了一座坟墓前，李玉民的墓。李玉民死去已有大半年，他坟头上的草都长出一尺多深了。

我已记不清那个秋天，那个外乡人在他多年未见过面的老朋友的坟墓前做了些什么，嚎啕大哭？还是长久的沉默？也记不清这个怀着期待和喜悦来，带着失望与悲伤走的人，离去的身影是怎样消失在蟠龙村弯弯曲曲的山道间的了。

1984年秋天，也就是13岁那年，我做了一回带路人。好长时间里，我都暗暗为我在那个秋天里某个时刻突然表现出来的热情所感动。

这份微末的感动有一天戛然而止。在我终于脱离稚气而对人生有了切肤的体验并懂得思索的到了中年。今天，当我再次回首，找到这份在我算不上丰富的经历里并不起眼的记忆，我一下子为我曾经的自我感动而羞愧。或许那几个看似不诚实的叔叔大婶，他们才

1

## 野地瓜

■（贵州）刘仲举

不败青翠欲滴而著称，其顶部梗红叶嫩不光牛喜啃猪喜吃，更是兔子、山羊这些野物们过冬发愁的美味佳肴。说它们是自然界浩荡的大军也不为过，合拢来可遮山盖岭，散开去便东隐西藏，世间还没有哪种野藤有如此庞大的阵容，也没有哪种野果能这般遍地开花令人刻骨铭心。

野地瓜果期长达半年之久，草长莺飞的时令，它们便开始催抱萌动起来，开始黑麻麻的米粒般大小貌不惊人，然后一天天的细生长恣意折磨你的耐性。当你沮丧淡忘时它们会猛不丁地一夜之间成熟，那藤蔓伏地的短枝上如拇指般大小红亮的果，或潜伏于地衣草皮中、或巧隐于石底崖缝内、或浅现于田坎土埂边、或裸露于草坪岭岗上，像顽皮的小子东躲西藏叫人费力去寻，又似娇羞的处子若隐若现逗你醉眼去找。

和所有的家瓜野果成熟期一样，野地瓜也总是前前后后分期分批的来，让你朝思暮想欲罢不能。民间有六月六，地瓜熟，七月半，地瓜烂之谚语。野地瓜腐烂总是散发出阵阵

1

## 长沙大雪

■（湖南）陈惠芳

零点之后，雪花好像停了
我的心咯噔了一下
我要下达最后通牒
明天凌晨
必须封存好这些雪光
不然，让整个冬天停摆

5
有些雪光，一夜未眠
有些雪光，比黎明起得更早
我不敢起得太迟

雪花真的停了
没打一声招呼，就停了
这显得不太礼貌
寒风倒是在雪地上等我
一阵一阵，像同题诗

雪不厚，只有几寸
甚至不够插一支钢笔
但已经留下了可以支配的声音
雪下了，又停了
一夜之间，雪花将乞讨了很久的长沙
轻松地打发了

6
太安静了，安静得有些失望

师傅搓搓下锅，徒弟持长竹篾撩起。切搓时用木具敲光滑的桌面板，遂成“的答”之声。早春初冬，残曙微茫，风夹寒意，取油条、麻花下泡饭或稀粥，便觉热意盈身。

现在，人们大多匆匆上班或上学，在路边买回来就吃，乡间无此紧迫，只将麻花、油条买回家里佐餐。到了午后，才将这些东西买来作为点心，若是至亲好友到来，以麻花、油条、糖糕待客不算怠慢。而且简便爽快，片刻即可食毕。

麻花、油条还可以切碎放汤，加葱花和面条或挂面，用开水冲，于鸡汤肉汤别有风味。

这里说的故事，已经有十年以上，据父辈们讲，当年乡下各个集镇的街头巷角，都不失为一个小小的利市局面。我们讨厌市井习气，但有些食味，却需要市井风味，这样才更有文化情调。时间的消逝，空间的改变，都非人力所能够逆转，然而，萦绕于小城或乡镇街头巷陌的历史空气，却常会使人去重新呼吸。

1

是对的。我只不过做了一回蹩脚的带路人，在我引以为豪的热情里隐藏着蒙昧的残忍：我用一个少年单纯的热情，将别人带进了岁月冰冷的陷阱。

其实，在1984年那个秋天，面对那个意外闯入的外乡人，我，还有叔叔大婶，完全可以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：比如李玉民到亲戚家串门了，或者出远门去了。

那个曾经身挎发白的旧帆布包短暂进入过蟠龙村视野的外乡人，恐怕也早已不在人世。他和李玉民之间的故事肯定也随同带入了漆黑的坟墓。不会有人记起——实际上，我也是一无所知。但是，我怎么老是对这个外乡人念念不忘？哦，是友情！是的，我再次说到了友情。这种至老不渝的友情，让我期待和羡慕。

我在想，我不可能有幸遇上这样的友情？——在我感觉自己开始老了，老得可以敢谈论身后之事了(打小起，我所接受的教育都在重复加深一种告诫：一个在世的人谈论自己的死是犯忌的)的今天——某一天，我死后，还会有人远天远地一路问来，在我的坟头烧上一炷香，说说当年的相遇和后来多年人海茫茫两无消息的殷殷牵挂……会有吗？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而人间真情急剧淡薄时代，恐怕不会有了。

时代已经不会给另一个少年以带路人的机会。

1

冲天的香气，七月中旬，旷野里不时有香风荡来荡去，循着香风荡处你便可窥见那一幅幅让人心碎的景象。

野地瓜食药两用全身是宝，根、茎、叶入药有祛风除湿、活血通络、消肿解毒之功，尤对腹泻、痢疾颇具神效，你只消连服几次那嫩叶尖煎熬的苦涩的药水，一天半日就可止住了。至于那鲜嫩的果肉就更妙不可言了，不仅能解渴止馋开胃顺气还能填腹充饥呢！

风霜雨雪的浸淫锻打出野地瓜坚韧不拔的特性，无论洼地秃岭寒来暑往总是枝繁叶茂绿意盎然，因而又有人称之为“满地青”，那青便是诗画般的绿意。那层层叠叠的绿封土盖沙，是治理水土流失的极品；那纵横交错的绿锁石扣土，是山民们田坎土坎免费的保护神。你可把它作为园林植物景观成片成片的种植，让游人仰躺于此日看蓝天夜观星星；也可把它作为野味奇珍种植于田间地头，换来花花绿绿的票子；还可把它作为观藤吊挂于盆景，欣赏那婀娜的身段在风中摇曳的那一份俊逸；更可把它作为观叶在花园里或院坝边块状点缀，闲来陪着孙儿在绿地毯上嬉戏、打滚……

家乡的野地瓜常常勾起我儿时甜蜜的回亿，每闭上眼仿佛又回到了那鸟鸣虫啾的峰岭，在那芳香四溢的山水间纵横驰骋。

1

8

街道响起了车辆的驰行
竖起衣领，裹得严严实实的人
匆匆忙忙去上班
我也要赶907公交车，过河

我有些不甘心
穿梭在树丛之中，不愿离去
这场雪上了夜班
但提前脱岗了

如果它能在中午加班
能够大度地挥洒才华
我可以原谅它的过失
与它一起整体抒情

7
天空上也有精神病院
这场大雪有些神经质
间歇性，断断续续发作
907公交车启动
巴结在树枝上的雪花留在原处
我担心这么一点点本钱，很快就会花光
风倒是不缺，缺的就是这些白花花的银子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
自从河东搬到河西
雪就没有认真下过

## 红旗渠记

■（广东）刘帆

天下承平日久，旅游观光日盛。江南塞北，风景千秋。独中土豫省，华夏殊异，中原腹地，帝都繁盛，如洛阳雍容富贵，如开封厚重殷实，然余尤喜安阳林州，盖红旗渠独有，忝列世界奇迹，国之精神，民之风尚，记忆深刻！

林州既名，见之于典史；安阳能知，厚重于古都。不见诸史册，而扬显于今世，所谓者何？盖红旗渠也。

夫地方美景，数以万计，固能浮于脑海者，终有几何？然红旗渠飘逸于太行腰际，徙人引漳河水入林州，经晋冀豫省，福泽万千百姓，此生命之渠也，幸福之渠也！君不以为足乎？

昔者靠天等雨，生民恶劣栖身，禽畜于戏，竭穷，所谓无间者，世间莫过于此矣。地僻生穷，故病且急。林州全赖之，莫不叹焉？喜有朝，革故鼎，山河红，日月新，民众热，水利兴。群立愚公移山之志，终成人定胜天之举。红旗飘飘，水到渠成，以红旗命名之，名副其实也。

观夫红旗渠盛况，余知肇始于上世纪六零年二月，而竣工于六九年七月，工期浩浩，历十余年。奋战于悬崖绝壁之上，决胜于险滩峡谷之中，逢山凿洞，遇沟架桥，风餐露宿，上行下效，战天斗地，实赖毛泽东思想及党风民心也。此工程计平千二百五十座山头，架百五十一座渡槽，凿二百一十一个隧洞，建万二千四百零八座建筑，艰难困苦内和外适，众志成城无前例，遂就一部英雄史诗。渠成而民生，白屋变朱门，前后两重天，物至尽致知，非虚言也。

迨而今，红旗渠风光旖旎，名胜众多，以雄、奇、险、绝著称于世。分水苑也，渠，一分为三之地也。园林格调，排列有序，翠柏簇拥，水势奔腾，真山水秀丽之地也，心旷神怡，令人确难忘也。自分水苑驱车，上行六十余里，青年洞景区也。此处山高路远，太行巍峨雄险，渠水悬于绝壁之上，宛若天河。极目远眺，无尽诗意凝集于此，所谓者何？盖青年洞断壁而凿，自大山中穿通而过，蔚为壮观。太行美景如画，腾云耀景，莫不惊叹！距青年洞西约两华里处，络丝潭也。因其潭深若一络蚕丝而得名。又浊漳河九峡十八断，而此处乃一大断，涧跌水，索桥连接峡谷两端，肩承豫冀两省，亦曰“天桥断”。兼有漳河名胜“小三峡”，放艇畅游可尽享潭中山光水色。夫人既至此，衍感时人惊天斗地之举，神色惭恩，群英会传，虽游万里，当锦曲回文，听群英之声、刀攻斧凿之音，兴国之心，油然而生矣！

举寰海内，风调雨顺，福也；天灾殷殷，祸也。故水土生，土生人，有水则福至，无水则趋孽。天者不全而民苟延，谓之“生”，道也；天者不全而民无以残喘，谓之“死”，苛也。究红旗渠成，天道荣归现代，理宜自然也。

余叹世上人工天河几许？忝列世界奇迹唯此。君以为是乎？有岁引故人，抱虔诚，不畏险，客于山中，渠水野奔，相得益彰，民生两用，叹而无忧！又曰天下山甲，此地不二也。因为《红旗渠记》。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<http://www.qcxh.org.cn>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

8

我关心冷暖
更关心雪花的接力

我的预言起了一些作用
巨大的空白之后，铺天盖地的雪花
争先恐后地向我扑来
眼睛有些睁不开
907公交车站点突然变得很远
车过银盆岭大桥
胯下的这条湘江，不露声色地化解了发神经的雪花

9
德润园到了
我一头扎进更大的雪花中
仿佛，我跳进了一个澡盆
那些雪花都是我自己飞走的

高大的钢柱，盘旋着雪龙
这样的浮雕从来没有见过
天生的艺术家就这样天生了
雪龙什么时候会消失呢
我有些伤感

无雪的日子
我会情不自禁地凝视钢柱
想起这个龙飞凤舞的雪天

2016年 1月 31日至 2月 1日